

中短篇小说集

小鲍庄

王安忆





2 034 9495 9

王安忆

小鲍庄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丘 峰

装帧设计：陆震伟

小 鲍 庄

王安忆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4.375 插页 5 字数 323,000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500册

书号：10078·3448 定价：2.40元



作者近照

序

冰 心

安忆来信说：“上海文艺出版社要给我出一本中短篇小说集，这是我第六本集子了。我自觉这本集子对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……这些东西都是我一九八四年初从美国回来之后写的。思想感情、世界观、人生观、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……我非常非常地希望您能为我写个序，真的，非常希望。”

安忆的前五本集子，她都送给我，我看了，但每本都没有序，有的只有后记之类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同她是相似的，我的集子从来不好意思请人作序。这次她要我为她这本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”的集子作序，我感到高兴而荣幸！

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，是从她那一篇得奖的《本次列车终点》开始的。我有许多亲友住在上海，我很知道久住上海的人，对于上海的“热恋”。虽然上海的房子太少，人又太多。他们的孩子总不愿意离开上海，宁可上普通中专，也不愿意到外地去上大学。我觉得安忆对上海人的观察和描写都很深刻，很细腻，可

谓“入木三分”。另外我还喜欢一篇，就是《大哉赵子谦》，我觉得我的周围有不少学者都可以归“大哉”这一类，读着十分亲切，又从心底感到悲凉！

安忆的“少作”象《雨，沙沙沙》是支优美的纯情的歌，那样年轻的优美的歌，是一般年轻的女作家都能写出的。可是在她“失落”了“优美”，她的心灵“要求着袒露，要求着倾诉”之后的那些作品，却是十分地真实、朴素、细腻而深刻！她从“一团乱糟糟的生活中，看见了美好的闪光……生活中有许多阴暗、丑陋，可美好的东西终是存在，我总是这么相信着，总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看待生活”，我十分欣赏她的这种写作态度！

安忆一直住在上海，十六岁时做了上山下乡的“知青”，到了安徽宿县，那是个很穷苦的地方。（我记得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Pearl Buck 曾告诉我，那本使她成名的小说《大地》good Earth 就是以安徽宿县为背景的。）安忆所描写的上海和安徽的一切，都是我不熟悉或没有经历过的。但我能看出她敞开了胸怀，睁大了眼睛来观察，沉入而又真诚地写出她看到的一切。她自己说“真诚是比一切都更为重要的，失落了真诚，无论是做一个作家，做一个妻子，做一个人，都是不成的。”这也是使我惊叹而从心底欣赏和同情的句子。从我这辈子的观察中，并不是每一个作家，都是把做一个作家的真诚和做一个妻子（或丈夫），做一个人的真诚放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来实践的！

这本集子里的十篇小说，据安忆说都是在她一九八四年赴美，受到冲击和变化后的作品。这冲击和变化是什么呢？在她答复加拿大电影制片人戴安娜·博尔莉女士的话里，她说她愿意中国人民在富裕之后，“仍保留着一切传统民俗中美好的东西，不象当今西方社会那样人与人之间互相隔膜。”（见《中国妇女报》

1985年7月10日《妇女作家一夕谈》。)

安忆自己说“在这几篇小说中《小鲍庄》是比较成熟一些”。这个，我也有同感。小说的背景是安放在“仁义之乡”的小鲍庄，每个人物如鲍五爷，捞渣以及一对对情侣，小翠和文化子，拾来和二婶，都从纸上站了起来。读到可爱的小英雄捞渣死去的那一段，我的控制不住的眼泪竟落到了纸上！

其余的九篇：如《大刘庄》是《小鲍庄》的姊妹篇，不过里面兼写一伙城市的小青年。《我的来历》是记作者寻“根”的一切经过。《蜀道难》是最后到我手里的，写一对情人，男的似乎是医生，女的是护士，在雾濛濛里从上海坐船到重庆，说是要看三峡，其实要过一段同在的生活，最后男的还是想到母亲，要回上海，女的却消失在旅途之末的重庆。《历险黄龙洞》是一群男女孩子糊里糊涂地想象大串连时期那样，去逛杭州的黄龙洞，却被解放军拦住了，最后却到了姑婆家里。另外四个短篇《麻刀厂春秋》，是知青经历的一个侧面，写工业的因素在农村引起的冲突。《人人之间》是一位谦恭尽职的张老师和一个顽童王强新之间的故事，中间穿插一个“护崽子”的王强新的爷爷，读来觉得情节的发展都在情理之内，结果却在意料之外。《一千零一弄》是讲两位看管公共电话的好人，王伯伯和阿毛娘，他们对怎样才算尽职有着不同的看法，经常有着矛盾和磨擦。但当阿毛娘病倒的时候，王伯伯给她送去了麦乳精。《话说老秉》是形容一个杂志社里的老会计，他循规蹈矩，又勤俭节省甚至于吝啬。他辛辛苦苦攒了二十八年的工资两千元钞票，放在铁盒内，藏在墙壁里，却被隔壁每年生起的火炉，烤成灰烬，如此等等。

安忆写作的路子很宽，凡是她周围的一切，看到了就能写出。她还年轻，她的生命道路还很长很长，她还会深深地体会到

新的悲欢哀乐！她说：“要使我的人生，我的生活，我的工作，我的悲欢哀乐，我的我，更博大，更博大，更博大。”又承认“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，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”。

对的，安忆，就这样地写下去吧，这样就写出了“真诚”，而“真诚”是写作的最强大的动力。

1985年9月7日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小说创作的结集，共收六个短篇和四个中篇。王安忆的作品多取材于青年人的生活，反映了各色各样青年人的欢乐、苦恼、追求和理想。这个集子集中地体现了作者近年来在艺术上的新追求。

《麻刀厂春秋》写了一群知青从农村上调到社办工厂后的劳动、生活，写得妙趣横生，表现了那个动乱年代的社会风貌，同时又标志着作者创作风格开始变化。此后，写的《人人之间》、《一千零一弄》、《阿晓传略》等，分别反映了学校、里弄、工厂生活，都有独到的笔触。《我的来历》、《历险黄龙洞》两篇从不同的角度写了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演化。被视为姊妹篇的《大刘庄》和《小鲍庄》，描绘了两个普通村庄中人们的生活和他们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，揭示了历史的发展和变迁。《小鲍庄》发表后引起文坛强烈反响，有力显示了作者在创作上的探索和突破。作者力求作品生活化，虽无明显的情节，却更贴近于现实生活，内涵丰富，主题含蓄，具有历史的纵深感，读后耐人回味、咀嚼。

目 录

序.....	冰 心
麻刀厂春秋.....	1
人人之间.....	22
一千零一弄.....	42
话说老秉.....	68
阿晓传略.....	80
我的来历.....	100
大刘庄.....	131
小鲍庄.....	243
历险黄龙洞.....	340
蜀道难.....	401
后 记.....	451

麻刀厂春秋

—

天热。白杨树叶子一动不动。风，是一丝儿也没了。没有灯亮，只有烟头一明一暗，一明一暗，贴着地面。一院子的凉席，凉席上躺着一条条汉子，汗淋淋的在黑暗里发光，连一丝儿布筋也没有。烟头一明一暗，一明一暗。有人起来走到墙角，传来水声，沙沙地扫射在泥垒的墙上。屋里有人拉了一声小提琴：“清华诉苦”。立即有人咒骂：“嚎啥？嚎你个龟孙子的！”小提琴戛然而止，再不吱声了，只留下一片密不透风的蝉鸣。

“广平大哥，讲个古吧！”百岁子说，“广平大哥，广平子！”

“我死了，别喊我。”广平展手展脚地躺在一大张凉席上，扔出了一个烟头，烟头在黑暗里划了一道弧线，落在墙角那边了。

“我来讲个古。”百岁子终于耐不得寂寞，“是俺表嫂娘家庄上的事儿。一个女的跟个男人跑了。”他开始讲一个偷情的故事，讲得枯燥。天太热了。

“你的古没有广平大哥的带劲！”憨蛋说。他睡的地方离墙角最近，常常有人上那里去，然后便是哗哗水声。

“都没有你的古带劲！”百岁子不承想憨蛋会来批评他，火冒三丈，“什么是大头，什么是小头，你懂了啊？”

有人低声笑了。那次公社医院来麻刀厂检查麻风病，让大家脱了光膀，然后，在各人背上用一根大头针戳。有时用大头针的大头戳，有时则用小头戳，看有无正常反应。轮到憨蛋了。用大头戳他，他格格笑：“怪痒痒的。”用小头戳他，他笑出了眼泪：“痒痒死我了。”问他：“是用大头戳的，还是用小头戳的？”他反问：“什么是大头？什么是小头？”

“他不告诉俺什么是大头，什么是小头，俺上哪儿知道？怪俺！”他理直气壮地嘀咕，又逗乐了几位。

白杨树叶子觉察不出地动了一动，又不动了。风，是一丝儿也没有。

“他妈的！一觉睡醒，裤头汗透了。”那边，有人坐了起来，然后又躺了下去。没人搭他的腔。这一片，都穿着田径裤头。

“招工他妈的没一点消息。”又有人说。没人搭腔。蝉在叫。有人在打鼾。只剩下一个烟头明暗着，最后，连那点明暗也停息了。蝉，终于叫累了，或者也热昏了，不出声了。

汗水渐渐要干，露水又浸湿了。露水很重。

“当当当！”钟声陡然响起，一片蝉鸣，蝉被提醒了。

“当当当当当——”钟声在响。

有人爬起来收凉席了，窸窸窣窣地响着。广平低声恶狠狠地咒骂着。憨蛋口齿不清地嗫嚅着：“这是晚上？还是早上啊？”

那一片田径裤头依然睡着，一动不动。

“起来啦！干活啦！”百岁子冲着他们叫。

没有动静，只有鼾声，越来越响，与那蝉鸣抗衡。

广平子挟着凉席冲百岁子笑：“你操心人家，人家能从街上买果子给你吃？捎票子给你花？找个媳妇给你睡？”

百岁子不吱声了，田径裤头们仍然睡着，身都不翻一个，背脊上被凉席辗出粗粗的图案。裤头腰上泛起白花花的汗霜。

人们在往腰上扎麻袋片，这是他们的工作服。

憨蛋走近田径裤头，弯下腰轻声说：“季哥，快起吧！麻子来了。”

季明翻过身，睁开眼睛，看见憨蛋一张焦急着的胖脸，扁扁的鼻子，厚厚的单眼皮遮住了眼珠子，张着大嘴，嘴角堆着泡沫。季明厌恶地一闭眼：“你走吧，我马上起来。”憨蛋迟疑地站起身，走了，又回头望了季明一眼。季明朝天躺着，肋骨历历可数，抬起身子，却被旁边一只手按住了：“不许起。”大卫闷雷似地命令。于是，他便只好躺下。

刀剁在柳树墩上，嚓嚓嚓嚓。开工了。麻刀厂的工作制和农村一样，早饭前有一大工。

“厂长，你早啊！”人们纷纷问候。

麻脸的厂长穿着汗背心，一把芭蕉扇插在裤腰后头，背着手进来了：“嘿嘿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嘛！加劲儿干哪！昨天公社又表扬咱们了，把水泥预制件厂，”他瞅见了院子那边呼呼大睡的人，皱起了眉毛，停了一下，继续说，“油厂，农具厂训得孙子似的。”他又停了一下，终于走了过去：

“该起啦。”

鼾声。

“起来吧，干活罗！”他从后腰上拔下扇子，拍拍其中的一个。那一个睁开了眼睛：“麻，呵，厂长，咱还没醒过甬来呢！”

“干活啦！”他又去拍另一个，另一个猛地坐起，把他吓得一退。

“刚迷糊着，干不动啊！”

“这不是在家里，干不动就不干，睡不够就睡。这是工厂，有纪律。”

“什么纪律？”大卫睁开了眼睛，看着他。

“麻刀厂的纪律。”厂长的脸绷紧着，打起扇子，扇来的是热风。

“麻刀厂是不是社会主义企业？”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扇子不动了，热风也没了。刀剁声疏了，慢了，人们远远注视着，一声不出。

“麻刀厂要不要实行国家规定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？”

“嘿嘿，你们在农村，收麦子，割豆子的时候，一天工作几小时？广大的贫下中农，一天工作几小时？你们下乡是来改造的，还是来享福的？同志们！”他转身向大伙儿，“咱们可千万不能糊涂，不能忘记阶级斗争，现在不是太平天国……”

一阵大笑贴地而起，厂长脸红了。他们笑得气也喘不过来了，还笑，大声地笑，持久地笑。憨蛋“咯”的一声笑了，看到厂长的眼睛，又不笑了。

“干不干随你们便，我麻刀厂不愁没人。咱中国缺啥的都 有，就是不缺人！”厂长走了。笑声渐弱，变得有些象喘息，然后，停止了。

机房里的打碎机响了，轰隆隆的。

太阳升起了一竿子，蝉在叫。

二

池子里泡了一天一夜的货，发出一股奇怪的臭味儿。刀，剁透了货，落在柳树墩上，嚓嚓嚓。臭气剁碎了，四溅开去，和着泥浆。

“这货咋这么臭呢？这臭咋又臭得这么怪呢？”百岁子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他几乎每天要问上一遍。

“这有啥不明白的？货是啥？不都是那些个烂绳头，烂麻袋，烂毛窝子——在脚下踹了一冬，那脚上的汗，脚上的灰，脚丫沟里的泥，都踹里边了。这毛窝子哪儿不踩？屎，尿，鼻子，臭痰……”广平解释着，不说得恶心不过瘾，刻意要叫人作呕，他自己便在这作呕中得到了一种奇怪的快感。

太阳热烘烘的，叉子在水池里搅拌着烂东西。

“臭得真痛快！”有人喊。

“臭得真过瘾！”有人喊。

太阳把辗实了的场地烤出了一道道裂口，剁烂后又铡碎的货在这里晒干，变成麻刀，盖房子少不了麻刀。有点象肉松——季明心里想着，他用叉子翻着“肉松”。“肉松”飞扬起来，头发上，身上，鼻孔里，嘴里，飞进了许多毛毛，刺毛得不觉着难受了。太阳把人烤化了，流汗，从头流到脚跟，腌得不觉着热了。

那边，大卫和几个壮劳力在打包，这是最后的工序。然后就运到城里火车站，运往祖国四面八方——这是麻子的话，他说：“咱这麻刀，全国除了台湾省，都有定货。”大卫个儿不高，却壮实。肌肉一块一块地鼓起，在紫铜色的皮肤下滚动，滚动得缓慢而沉着。他的动作简要，利落，比别人快上几乎一倍；弯腰，提

起，甩绳，拉住，蹬脚，一声低吼：“嗯——”汗珠子从背上滚落，落在麻刀上，草包上，地上。

“广平大哥在讲古呢！”有人说。他直起腰静听了一会儿，听不见什么，只见百岁子几个小伙子大张着嘴听着，憨蛋也听着，很懂的样子，不时地点头。

“他的古从来讲不到裤腰带上头。”有人说。

“他就是这个能干，见了麻子象老鼠见了猫。”大卫甩了一把汗。

“你不知道，他吃过麻子的亏。喝醉了，骂起麻子来了，这还了得！麻子当时就叫他回生产队。还是他爷豁出老脸求麻子，才了的！”

“还赔上两瓶洋河。”

“贱！”大卫推开一个包。

“广平大哥讲的古真带劲！”憨蛋兴奋得抓耳挠腮的。

“嘻嘻，你懂？”百岁子看着憨蛋乐了。

“谁不懂？谁憨了谁不懂？”憨蛋说。

大家都乐了，连广平也咧嘴了：

“憨蛋想媳妇吗？”

憨蛋不说话了。过了半晌，小声说：“咋不想？”

大家又乐，广平说：“咱给你说一个，咋的？”

“大哥，你别哄俺了。”憨蛋说，却又忍不住有点想乐。

“真的。是俺小孩姪姪家庄上，有个老闺女，啥都行，就是有点秃，到了二十七还没说上婆家。憨蛋，你有二十三了吧？”

“过年二十四了。”憨蛋说。他望着广平，眼睛发亮了。

“这不正好？女大三，抱金砖。得！咱给你做个大媒。”

大家都笑得快死过去了，只有憨蛋不笑，定定地看着广平，

“说准了？这事要成，俺给大哥你磕响头。”

晚上，还是热，白杨树叶子不肯动一动。憨蛋满院子撵人，要人穿裤头：“大哥，俺求你了，这么着精巴光腚，人家闺女咋敢进院。”一边求，一边掏出烟来，这是特意从供销社里买来的。总算，大家都穿上了裤头，好歹也系上了麻袋片。过了一会儿，广平来了，身后果然跟了个闺女，穿着长裤褂，整整齐齐，还扎了个手巾顶在头上。走进院儿，坐在小板凳上，背着月光坐着，看不清她的脸儿，只看到她的背。背有点宽，干活的人嘛！憨蛋楞楞地瞅着她，不会动弹了。他一点没有发觉，今天在场的人中间独独少了个最爱凑热闹，怎么也少不了的百岁子。

之后的几天里，他便缠定了广平，非向他讨回音不可：“她一句话也没说呀，她总得说句话吧？”广平说：“我明晚黑去讨她回信去，你别急！”他咋能不急，他魂都掉了。看着他急，大家只是乐。过了几天，还没回音，憨蛋便不再追广平了，人却象蔫了似的，一声不吭。问他：“咋不讨回音了？”他说：“广平大哥是为难了。人家八成是看不上俺了。”大家先是乐，后是叹气：“说他憨吧，这几句话说的也不憨。”

季明实在看不过，告诉了他：“憨蛋，别憨了。广平是哄你玩的。那人哪是什么闺女，是百岁子扮的。”

憨蛋楞楞地看着他，看了半天，“呜”的一声哭起来了：“他们干啥哄我玩，干啥哄我？这是哄着玩的事吗？”季明看他哭得鼻子一把，泪一把，心烦，走开了，到墙根下拉提琴去了。他的小提琴才来时大伙儿还觉新鲜，可不多久就看不上眼了，都说没得百岁子的二胡来劲。二胡能拉梆子，小提琴能吗？二胡能拉琴书，小提琴能吗？不能了吧！算熊了吧！他的小提琴拉什么都哭叭叭的，腻歪人。只有憨蛋一个人喜欢听，不知是真喜欢，还是假